



扫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 88051377

这个老外，想给你唱“中国好”

“我从开始做这首歌，就是给中国的。这个名字、这个故事都和中国有关系，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会听到这首歌，希望他们都知道有一个哥伦比亚朋友为中国做了一首歌，是他送给中国的礼物。”赫克特说，“现在这是我的梦想”

本报记者贺飞、李文清、付敏

现年51岁的赫克特·帕拉西奥来自好歌擅舞的哥伦比亚，他并非歌手，却在梦中创作了一首拉丁美洲音乐风格的中文歌曲，献给这个他度过了将近一半生命时光的东方大国。

他给这首歌取名《中国好》，以巴耶纳托舞曲为特色，用手风琴、小鼓、吉他等配器伴奏，旋律欢快、朗朗上口，让人过耳难忘、回味无穷。

最有趣的是他的歌词。赫克特结合自己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他与中国的“情缘”。虽然用词简单直白，甚至细究起来还有点语法错误，听者却反而更容易被这个“老外”对自己“第二个家乡”的真挚情感所打动。

“每天我都想回家”

1996年9月，北京的初秋最是宜人，赫克特拿着一份奖学金离开家乡，孤身一人来到中国求学。“那个时候我很想到另一个国家生活，看一看。”赫克特身材魁梧，留着一圈短短的络腮胡，说话时神情认真中透着些可爱。

这个决定对于彼时的他而言颇为大胆，因为他对中文一窍不通，对中国的零星了解只有电影里的李小龙与中国功夫。北京街头能用英语或西班牙语流利沟通的人不如今日多，而赫克特对此并无准备。

头两年，他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后更名为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但他说，自己学了八个月才能用中文完成基本沟通。语言交流最困难的三四个多月里，他过得并不顺利。

“一开始我吃不习惯。这边做菜喜欢加很多醋、酱油，或者有时候太辣了，这些味道我吃不习惯。”他说，“那个时候不喜欢，现在我都喜欢了，不过像四川菜那种太辣了就不行。”

西餐厅那时候多位于三里屯，对于留学生的他而言价格昂贵，地处五道口的校园周边以中餐厅为主，赫克特便在这里开启了他比手划脚的生活日常故事。

服务员听不懂他说什么，他的秘诀便是看一眼旁边餐桌上的客人点了什么，然后把他的兴趣的指给服务员看，便是点菜了。这场每日“豪赌”有时给他带来惊喜，有时则是惊讶。“有时候(一道菜)看着感觉不错，没想到上来是我吃不习惯的味道。有时候太酸，我现在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走出校园探索北京，赫克特更要在随身的背包里带一张地图。“我用红色的笔把学校的名字圈起来，如果我要回学校我会给他们看这个点，别人就会告诉我怎么回去。”告诉的方式自然离不开手比划——走哪个方向，坐几路公交车，在哪一站下车，身体语言和手势总是最简单直接的。

探索新地点自然有走错路、坐错车的时候。“很头痛。你会生自己的气，有时也会生别人的气。后来没办法，还是要有耐心啊，不然的话怎么办。”赫克特如今不会再遇到这样的困难，才能在回顾当年辛苦时哈哈一笑。

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是他最思念家乡的时候。“当时北京没有人过圣诞节，学校还要上课也不放假。过了三个月，还不会说中文，我很难受。”他喜欢秋天，不能适应冬天，他的故乡常年温度在24摄氏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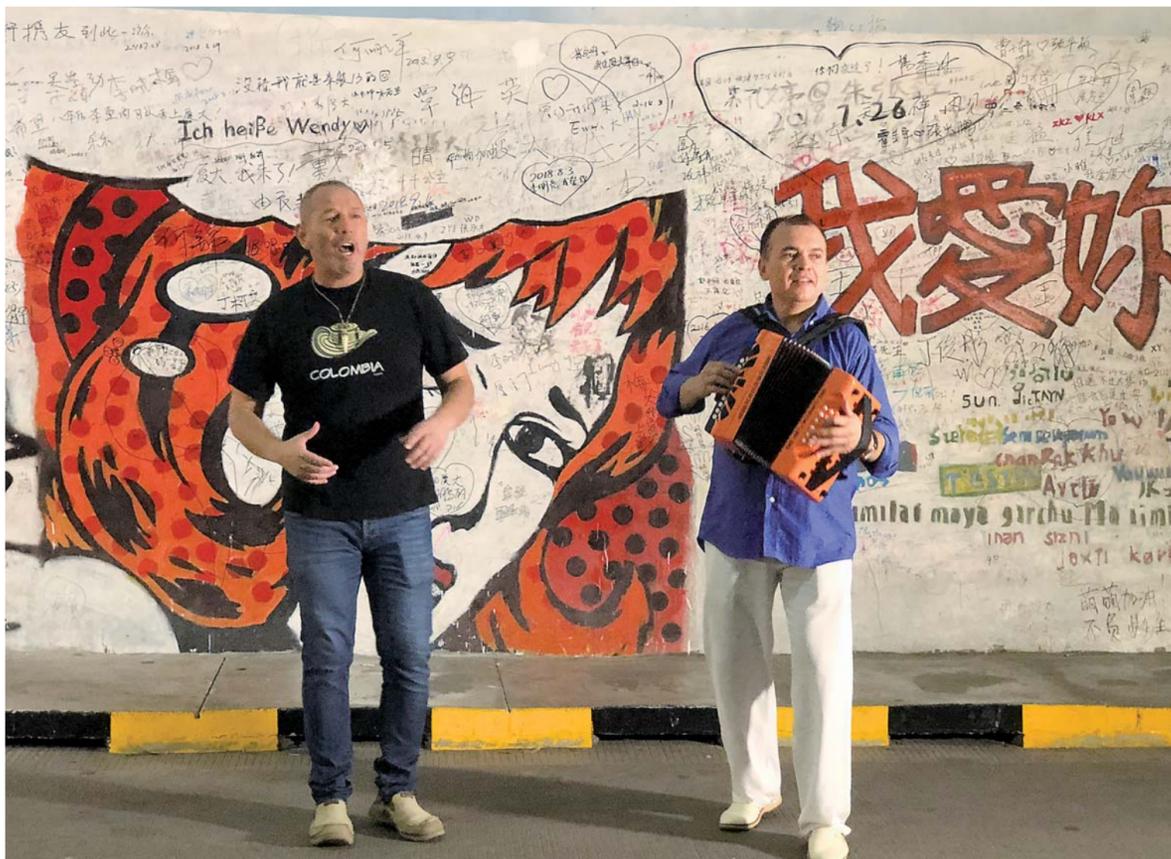
他用IP卡给家里打电话。国际长途通话价格不菲，还是学生的他不得不注意说话时长。“妈妈说，如果你在那边感觉不舒服，就回来吧。”

阴郁寒冷的冬日加深了他的忧愁，夜晚在宿舍里，孤独是他最亲密的伙伴。

在我房间，一个人哭，一直想家，一直想家，每天我都想回家。他把这份初来他乡的煎熬写进了如今的《中国好》。

“一定成功会过来的”

他在中国结交的朋友们，是帮他拨开心底愁云的冬日暖阳。来到中国，他慢慢通过踢球、



▲赫克特与安吉尔在厦门大学芙蓉隧道为师生演唱《中国好》。摄影：付敏
▲赫克特与妻子吴璟玲于2012年在鼓浪屿拍摄中式婚纱照。赫克特供图
▲赫克特在厦门市翔安区游览闽南风格特色庙宇。



打篮球等运动认识了一些校内外的中国学生，并与他们一起探索北京的大街小巷、下馆子，逐渐形成了跨国友谊。

第一个冬天即将结束的一日，几个朋友们小聚时看他情绪低落，询问了原因。“我跟他们说我过得不太习惯，想回去。他们劝我慢一慢，春天快要来了，你就感觉好一些。我们很喜欢你，不想你离开。”

晚上，朋友们经常带着各种食品去他的宿舍陪他谈心。“他们鼓励我不要放弃，要坚持，我感觉到他们的帮助。”赫克特说。

最让赫克特难忘的是一次生病经历。他因为得病住了院，没想到带着鲜花和水果来探望他的都是中国朋友，“我交的其他国家留学生朋友都没有来看我。”一向爱笑的赫克特回忆这段往事十分艰难，没说两句便陷入沉默，泪水夺眶而出。

“是和中国朋友的友谊让我留下来的。”他把这些来自中国人的鼓励和支持写进了歌里，怀着感激之情唱了出来：“谢谢你朋友，你说的对，你的建议，我会记得很清楚。我要认真，这样子做，努力工作，努力工作，一定会成功过来的。”

两年的中文学习后，赫克特在北京体育大学学习了一年的运动训练课程，主攻游泳。毕业后，他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直接回家，而是找了份工作继续留在北京。他教英语和西班牙语，学生既有私立幼儿园班里的儿童，也有一对一教学的成人。

在北方文化古韵浓厚的北京工作两年后，为了认识其他的城市，他搬到了上海，而后又去了杭州，继续做外语教师的工作。周末和节日，他经常去千岛湖、黄山、特色小镇走走，尽情领略和北方截然不同的自然与人文风景。

他还继续南下，又去台湾生活了一年，利用海岛的地理环境，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做起了水上运动教练——香蕉船、水上摩托、水肺潜水……他乐不思蜀。

2004年后，他离开台湾，来到厦门这座沿海城市。厦门贸易环境开放，正迎外贸蓬勃发展的好时机，他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开发新的工作领域，成为一名商务顾问，帮助南美洲公司在华采购卫浴产品，还频繁去广州、杭州等地出差，一做就是14年。

“不仅仅是厦门，中国许多沿海城市近年来都发展得非常迅速。同时中国的贸易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简化手续让我们做生意更方便。”赫克特说。“中国产品的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人们对中国产品的认识有了改观，以前人们觉得中国制造便宜但质量不好，但现在大家都认为中国商品物有所值，会很愿意也很放心地购买。”

“现在这是我的梦想”

来厦门不久，赫克特遇到了心爱的厦门女孩吴璟玲，他清楚地记得浪漫的一见钟情发生在湖滨北路的红绿灯路口。经过6年相知，他与她在2012年步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从此定居下来。通过坚持和努力，他过上了留学时不敢想的安居生活。

2017年7月，一个夏夜美梦像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让赫克特平静安稳的小日子泛起了圈圈涟漪。

“我梦到我在哥伦比亚小镇上的夏日音乐会上唱歌，我的老朋友们在下面跳舞。他们问我，为什么你要用中文唱歌？我们听不懂。”他立刻醒来，哼唱这段脑海中创作出来的拉美风格旋律和歌词片段，用手机录下来。

“那时候也没想把它变为现实，因为巴耶纳托舞曲必须要手风琴伴奏，我在厦门不认识会拉手风琴的朋友。”但这段悦耳旋律让他喜欢得紧，在浴室洗澡、出门骑车时都要唱一唱，自娱自乐。

转机发生在当年冬天，一场中国和哥伦比亚的足球友谊赛让他在重庆认识了安吉尔·索



托，一位哥伦比亚音乐人。安吉尔三年前来到中国，巧的是他会拉手风琴，会玩小鼓，而且定居福州，与赫克特见面十分方便。

听赫克特讲完自己的梦中创作，安吉尔很快与他展开合作。等赫克特把未完成的歌词写完，他就用手风琴、小鼓、吉他等配器进行编曲，录制伴唱，并邀请赫克特来他的工作室完成《中国好》的制作。

为了写出好歌词，赫克特还请教了他的岳母。“把从内心世界真实感受到的写出来，才有意义，才能感动别人。”她告诉这个“洋女婿”。

安吉尔说，两周的音乐制作是很美妙的体验。“巴耶纳托是哥伦比亚北部最具本土特色的歌曲流派之一，是一种传递快乐的音乐，所以当中国朋友听到歌词是中文的，他们能听懂，就能跟着音乐一起展露笑容，一起舞蹈。”

他们还还为歌曲拍摄了音乐录影，将《中国好》分享至社交网站上，给中国和拉美朋友听，歌曲已累积了近3万次点击。在厦门朋友的邀请下，二人还在酒吧等场所做过十余场现场演出，赫克特主唱，安吉尔伴唱并拉起橙色的手风琴，欢快的表演总能博得观众的大拇指和热烈掌声。

“我从开始做这首歌，就是给中国的。这个名字、这个故事都和中国有关系，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会听到这首歌，希望他们都知道有一个哥伦比亚朋友为中国做了一首歌，是他送给中国的礼物。”赫克特说，“现在这是我的梦想。”

现在，赫克特的生活有了另一重意义。他和安吉尔组成了二人团体，计划未来用中文给中国人唱拉丁风格的歌曲，也用西班牙语唱炙人口的中文歌，传递到西语国家。

“我们希望加强中国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也想把这种交往延伸到更多南美洲国家。”他说。

“我希望《中国好》成为一个纽带和结合点，让中国和南美洲国家通过音乐让彼此靠得更近。”

原乡

本报记者高文成、
段美菊、明星

今年51岁的杨武强每天都要在地处湘西南大山深处的高椅古村走上几圈，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也是他坚守多年的工作“阵地”。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高椅古村始建于唐宋，保存有明朝早期以来各时期古建筑104栋，整个村子像一把大师椅坐落在雪峰山苍翠峡谷之中。如今，村里古建筑得以修缮保护，守住了古砖古瓦的“原汁原味”，村民们还望见了旅游致富的新路子。

杨武强清楚地记得，1997年文物专家到高椅古村考察时，村民们“非常激动”。之后好消息接连不断，高椅古古建筑群先后被列为会同县县级、怀化市市级和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时，村民们唱着山歌，扛起铁锹，自发地去清理村中池塘的淤泥。“大家的愿望很朴素，村子受到重视了，我们得先自己准备好。”杨武强说。

杨武强当时在乡文化站工作，有句话一直挂在嘴边：“古建筑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要保护好，这不仅能造福当代，更能惠及子孙。”

2006年，高椅古古建筑群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杨武强发现，“村民们保护古民居的积极性却不如原来足了。”

村里出现了几栋钢筋水泥现代建筑，杨武强“感觉痛心却又无能为力”。另外，古村里居住条件差，生活出路少，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眼看着古村成了“老人村”，最让他担忧的还是古建筑本身，“高椅古就像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浑身是病。”

“高椅之困”并非孤例。在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看来，中国古村落保护曾长期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过度商业开发导致传统村落衰弱，“空心村”日益严重，居民改善居住条件和传统村落保护间矛盾凸显。

30多年来，胡彬彬累计采访了5000多个中国传统村落，他率领着研究团队系统地考察和研究这些“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的文化载体”。

他们研究发现，“传统村落差不多每两天消失一个。”这样看来，高椅古村又是相对幸运的，虽然发展的步子慢了一些，但是古建筑保存了下来。

胡彬彬介绍，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2012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同年公布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至2016年12月，共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计4153个。

“传统村落是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因‘聚族而居’而形成的基本社会单元，对其进行保护，就是在保护我们的文化血脉。”胡彬彬说，“另外，传统村落文化所承载的丰富精神内涵，可以转化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传统村落的建筑载体、日常习俗、节日庆典、手工艺等活态文化，都可以转化为优质的文化产品，成为乡村脱贫致富的‘文化红利’。”

2012年，高椅古建筑群文物第一期维修工程开工，项目投资330万元，共维修古建筑群房屋16栋。2015年8月开工建设的第二期维修工程共投资2000余万元，共维修古建筑群房屋52栋。

为了让这处历史文化古村重新恢复活力，会同县2014年启动了高椅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与利用项目，还邀请专业的设计团队为古村的开发规划献计献策。

保护古建筑风貌的同时，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传统文化的挖掘也同步进行，乡村旅游在高椅古村方兴未艾。2017年游客量为25万余人次，旅游收入30万余元，占村集体总收入的20%。

“文化红利”带来了“文化自觉”。杨武强现在的身份是高椅古村景区管理所所长，他欣喜地告诉记者：“村民们的心又被点亮了，文物保护意识大大增强。如今，他们改厨改厕，都会主动给文保部门写报告，邀请工作人员到家指导。”

杨武强还是不敢松劲儿，“村子里还是老人居多，村民们的生活质量还需要提高，游客来了接待能力也有限。”

目前，高椅古村已经启动新村建设项目来缓解古村的用地压力。回村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开办民宿、开发特产，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黄新良就是其中之一，他通过直播不仅宣传自己家的民宿，还宣传家乡的历史故事和土特产，“要把我们高椅古村广而告之。”

“古村依旧安静，却有了生机和活力。现在村里干净整洁，文化活动大大丰富，村民们在学说普通话，准备接待更多的游客。”杨武强说。

湖南高椅古村守护记